

台灣失落的片段-國際職業健康會議紀實

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劉曦宸同學

會議概述

第 32 屆國際職業健康會議（the 32nd triennial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 以下簡稱 ICOH）於今（2018）年 4/29 至 5/4 在愛爾蘭的都柏林召開，這個會議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內容涵蓋非常多職業健康的面向。這一次能參加 ICOH，要再一次感謝健管所校友王建峰、劉嘉年賢伉儷的資助。在這裡，除了可以認識到世界各國研究各種職業健康議題的箇中翹楚，還可以和跟自己研究類似議題的學者做交流，並且能夠從會議中大量的研究發表中窺探現今的研究趨勢，收穫可說是滿載而歸。



圖說：會議結束前「學生與年輕學者午宴」與各國年輕學者和該議題委員會的主席合照

這一次的大會由 IARC 專書計畫的主任 Kurt Straif 開場，在他的演講中，我覺得台灣的職業健康也有幾個值得去提升重視程度的議題：1. 我們必須有品質良好的暴露資料，2. 我們也要重視工作時序的研究，例如工時、輪班樣態、休息狀況等，3. 我們的政府必須要正視過去石棉使用所帶來的問題。最後，Dr. Straif 的演講讓我十分興奮的是對疾病推估研究的重視，也就是我近期參加的老師的研究，以及我這次在會議中發表的主題和未來可能會繼續下去的研究方向。

所以參考了大會手冊，這一次的會議我主要挑選三個參與的場次題目：疾病推估、社會心理危害、及國際政策成果與展望。以下分別就這三個題目，簡述參與的會議心得。

會議心得

I. 國際政策成果與展望

在 Global Policy Forum 的場次中，包括 ICOH、IARC、ILO、ISSA、EU-OSHA 等國際組織或國家職業健康行政機關共 9 位官員分別提出了在預防職業性癌症的全球政策及策略上的短講。在這一部分，我認為我們政府真的必須要非常重視石棉及夜班輪班的問題，在這一次的會議中，我們發現國際上不斷地在討論石棉的禁用及工作時序對健康造成的影響，但我國政府卻漠不關心，在號稱要「趕上國際潮流」的勞動政策下，這種國際上顯著重視的議題真的要重新、謹慎地在做檢視！

另外，職業病的預防不外乎要先偵測到危害物，然後想辦法用別的方式取代這個危害物在工作中的角色，但我想台灣還需要加強的是對危害的監測、紀錄、管理（含勞檢），同時我們也很需要徹底追蹤勞工特殊性危害對健康造成的影響，以及給予勞工和雇主相關的知能，使其能真正的確實執行預防工作。在這部分，西澳洲政府在一場半場演講中分享對肌肉骨骼疾患的預防及管理時，也有稍作闡述。

另外一個國際組織——歐盟的「歐洲生活與工作條件促進基金會（European Foundat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Eurofound）」——在一場半場演講中分享了第六次歐洲工作條件調查的結果，這份報告很有趣的點在他們將工作品質（job quality）依工作控制、社會環境、物質環境、工作強度、工作期待、工時品質及收入六個指標，分為 high flying, smooth running, active manual, under pressure, poor quality 五類，如下表。

	工作控制	社會環境	物質環境	工作強度	工作期待	工時品質	收入
high flying	高	中	好	中	高	中	高
smooth running	低	好	好	低	中	高	低
active manual	中	中	差	高	中	低	中
under pressure	高	差	中	高	中	低	中
poor quality	低	差	差	中	低	低	低

這五類工作在工作生活品質的表現上，high flying 與 smooth running 無論是主觀的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工作條件滿意度（satisfaction with work conditions）、工作－生活平衡（work-life balance）、工作的永續（sustainability of work）、工作參與感（engagement）、滿足基本生活需求（making ends meet）都比其他組好，而 under pressure 與 poor quality 則在這五項工作生活品質的指標上都表現得較別組差。

以上述結果來看，我認為在工作生活品質上，台灣可以跟著一起檢討的有五個地方：1. 在傳統的物質環境上，除了像噪音、溫度、煙霧、粉塵、蒸汽，以及化學和生物性危害之外，還要特別監測人因性危害的狀況；2. 社會環境的介入和物質環境的監測一樣重要，除了職場暴力防制之外，應該要有整體性的介入去提高受僱者的職場社會支持，尤其是在受僱者與直屬長官之間的關係上；3. 工作期待談的是受僱狀態、工作穩定度及對職涯的期待，這部分和整體社會環境有關，但政府至少可以做到保障受僱者能免

於失業、經常性調換工作或避免派遣工作比例大幅上升的狀況；4. 工時品質對工作生活品質來說是相當重要的，這其中包括了工作時間的長度、工作間隔時間的長度、加班天數、輪班工作的型態，以及受僱者能有多少的權力去安排自己的上班時間，就今年初才二修勞基法的台灣來說，我們真的要非常認真地思考這一方面的衝擊；5. 最後，在我們關心了物質及社會環境、工作期待及工時品質之後，我們要新增一項對工作生活品質的評估就是「工作強度」，雖然工作強度一詞在我們討論過勞的時候經常會提起，但台灣現今在討論工作強度時並未有一套定義較為完整的指標，在 Eurofound 的調查中，工作強度包括工作上質的需求、情緒的需求，以及受僱者對工作步調有多少掌控權，這些較為清楚的定義值得我們參考進而評估台灣勞動者的狀況。

美國 NIOSH 在一個全場演講中分享了「Total Worker Health」計畫，這個計畫強調社會致病因素，也就是說，雖然職業傷病發生的直接因素是勞動者本身的健康行為，但影響健康行為的工作條件卻是結構性的工作文化、制度、設備等的問題；主辦的愛爾蘭也分享了以相同的概念進行的職場健康應用。然而，除了在組織層次進行介入之外，如何溝通、將政府的政策推行出去也是很重要的，像是巴西學者在一場平行場次中分享「Worker Health Surveillance」執行成果，就發現斷裂的計畫項目、不恰當的溝通及錯誤的資訊接收都是使計畫成果不佳的因素。最後我認為無論是推行何種預防政策，都要注意到勞動者被污名的問題，尤其是在心理健康的預防上，例如在其他平行講次中提到日本政府推行的「Stress Check」計畫及德國對利害關係人在心理疾患預防上的態度調查結果，都顯示大眾對職業災害的認知、態度、看法皆會影響到計畫執行的成果。

II. 社會心理危害

社會心理危害是一個行之有年的研究議題，這一次最興奮的就是聽到 ICOH 工作組織與社會心理因素委員會的主席 Stavroula Leka 教授和共同主席 Maureen Dollard 教授的演講。Maureen Dollard 教授在社會心理安全氣候（psychosocial safety climate）的主題上已研究多年，如同前述 NIOSH 所提的 Total Worker Health 所使用的概念，影響勞動者健康行為的因素是僱用條件及職場社會心理條件，而影響這些條件的就是工作組織在危害預防上的政策、執行和步驟，也就是組織的社會心理安全氣候，因此，在進行預防或介入的時候，建議是從組織層次著手為組織建立起良好的社會心理安全氣候，更進一步還可以應用到國家層級的政策建立。

Stavroula Leka 教授的論文是我研究架構的一部分，這次的會議 Prof. Leka 有一場短講和一場半場演講，內容主要都和建立社會心理工作環境的政策有關。除了介紹正在進行的策略內容，Prof. Leka 提出了一些對未來的省思，例如如何確實地去接觸到目標族群，或許比追求表面上涵蓋的範圍有多廣重要；研究時，需要考慮所使用的語言，這也是我碩論中討論的健康識能所關心的問題。這樣的省思呼應了另外一場平行演講提到的結論：我們要先確定目標族群，然後再針對目標族群的狀態去設計他們可以接受的社會行銷策略，才能達到最好的效益。

III. 疾病推估

最後是疾病推估的部分。在一場半場演講中，講者 Lesley Rushton 博士提到：推估疾病負荷的目的，除了是去看暴露對疾病的貢獻，預估在危害之下造成的各種衝擊之外，另外很重要的是為政策的推行排出優先順序。

這一段話對我的鼓舞很大，身為一個受過流行病學訓練的碩士，希望未來可以在健康政策方面做點貢獻的博士生，我研究生涯的目標就是要運用過去所學，去提供政策建議方面的實證基礎。疾病推估很符合這樣的想

像，在職業災害上，很少有疾病負擔的推估研究，對於台灣職業傷病預防的策略上，我的研究也許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議。

在危害暴露的部分，有些研究的暴露量是用自填的問卷來獲得，這樣的暴露程度經常會有高估/低估或分組錯誤的問題；而大型的調查耗力、耗時又昂貴，所以這次會議裡發表的許多研究是使用 Job Exposure Matrices(以下簡稱 JEM)，然後再用 Population Attributable Fraction (以下簡稱 PAF) 進行疾病推估。然而這樣的研究方式也會出現問題，例如說台灣本土個行業的職場暴露狀況就不一定和法國做出來的結果一樣，直接套用法國的 JEM 可能會產生偏誤；不過話說回來，回到本次會議開場演講的心得，無論如何我們都必須要有品質良好的暴露資料，若台灣自己沒有具有信效度的本土資料，用何種研究方式推估職業傷病的負荷，都是會有偏誤的疑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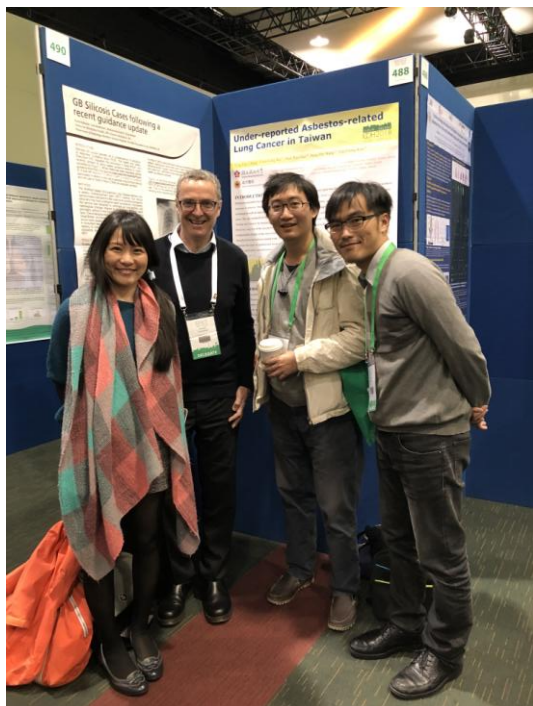
以我的研究來看，目前我們所使用的暴露資料是 2013 年勞動部進行的全國性抽樣調查，這個調查針對人因危害暴露的題目是詢問勞工工作時是否有身體姿勢或動作的問題，包括全身振動、局部振動手部工作、手部反覆同一種單調的動作、使用很重的手工具、搬運重物、姿勢不自然、長時間站立或走動等項目，受訪者回應完全沒有、偶爾有或經常有；疾病相對危險性的推估，則是使用同樣的調查資料，以邏輯斯迴歸建立暴露－疾病風險的模型。這樣的研究設計其實是值得檢討的，除了上述自填問卷會出現的研究限制之外，我的暴露－疾病風險模型使用的是橫斷性資料，和有些研究使用存活分析的模型不同，也沒有考慮到暴露與疾病之間的風險是否真為線性關係。就這些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回台之後，將從會議中獲得的 JEM 資訊及其他研究設計的推估模型再做檢討。



圖說：研究室成員（由左至右）我、鄭雅文教授、張恆豪醫師、陳宗廷醫師與我的海報

學術交流

參加國際會議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就是可以認識和自己做類似主題的研究者們。這次除了在海報區和同樣做社會心理危害主題的學者（尤其是日本學者）做自己國家現行政策的意見交換之外，也因為同行夥伴的關係，認識了英國同樣在做疾病推估頗具盛名的 Prof. Fishwick。Prof. Fishwick 在五月底時受職衛所陳保中老師之邀參加另一場國際會議，我們幾個除了還有機會可以向 Prof. Fishwick 再討教疾病推估的研究方法之外，也能盡地主之誼帶 Fishwick 逛一逛、好好地介紹台灣。



圖說：與 Prof. Fishwick（左二）合影



圖說：五月底帶身為胸腔科醫師且研究塵肺症的 Prof. Fishwick 參觀礦坑博物館



圖說：除了 Prof. Fishwick 之外，我們也與 ICOH 的副主席、韓國的 Kang Seong-Kyu 教授相談甚歡，也同樣於五月底一起招待。



另外，不僅是在會議中間和同樣做社會心理危害主題的島津明人教授聊天，在「學生與年輕學者午宴」的時候，島津教授還跑來和我們打招呼，說他是新任「社會心理因素委員會」的主席（和 Maureen Dollard 教授職位同），叫我們去日本的時候記得找他玩。

而在這個最後一天的午宴當中，我們和坐在身邊的德國 IBM 心理師聊得非常開心，也獲知很多德國廠場在維護職場安全與健康的規則。午宴之後和一位年輕的和歌山大學助理教授交換名片，她的研究對象之一也是公務員，這個研究對象在國際上很少被研究，可以遇見又是做社會心理危害因素研究、研究對象又為公務員的學者，真的是太驚喜了！



圖說：與島津明人教授合影



圖說：與 IBM Dr. Andrea Wittich 合影



圖說：與和歌山縣立醫科大學
津野香奈美博士交換研究心得

愛爾蘭與都柏林

愛爾蘭是一個非常年輕的國家，他們獨立於 1922 年，比「中華民國」還年輕，小小一點點，大概是兩個台灣大，但卻已經真的非常「獨立」地立足在這個世界。



我們一行人在會議開始前一天抵達都柏林，當天去參加了他們的城市導覽 walking tuor，導遊帶著我們穿梭在不大的都柏林市區中介紹著他們愛爾蘭的歷史。我覺得很羨慕，他們（至少導遊）的國家認同非常明確，他們知道自己的優缺點，然後努力做好自己、發展自己的特色。原以為這只是因為 walking tuor 有一套要對觀光客介紹的說詞，才会有這麼鮮明的感受，但後來無論我們去參觀 Teeling 酒廠，還是只是隨意走入一家 Temple Bar 區的餐廳吃飯，店員全都也展露出「我愛爾蘭人、我驕傲」的那種態度，甚至對於自己國家獨立的歷史都略懂一二，讓人不禁覺得他們可以成功地由英國獨立出來，且在經濟、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不錯的發展，是因為人民向心力的關係。

不過他們也是有令人訝異的地方。在我們去的那陣子，市區中到處都有投票的標語和拉票的人群。在 21 世紀，可謂是十分先進的西方國家，居然還存在著需要為「妊娠 12 週內女性是否可自主終止懷孕」的事情在投票，實在是太讓人吃驚了！當然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歷史脈絡存在著，愛爾蘭直至今日還無法合法墮胎（投票的結果是贊成女性有自主權的一方獲勝），是因為他們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國家之故。然而，時代在轉變、人在轉變、人的觀念在轉變，我們全部的人都不該墨守成規活在舊思維中，包括國家，都要不停地繼續滾動，才能在這個世界存活下去。



「沒有人應該為了工作而失去生命！」這是開幕式的時候 WHO 執行長提到的口號。在世界職業安全健康領域的專家學者們不斷倡議石綿需要全面禁用、不斷研究夜班輪班對工作者會有如何重大的健康衝擊時，台灣政府實在不能夠對此卸責，漠視石綿和工作時序為人民帶來的危害，坐視不管甚至還開倒車。這次出國剛好遇到五一勞動節，身在異鄉看世界各國如何讓自己的職場環境好還要更好，心中真的有無限的失落感，但是，這也是未來我們一群人會繼續努力的方向。

除此之外，國家認同與性別差異也是此行中有時感到失落的原因。在 Global Policy Forum 的時候，台上專家學者一字排開，性別比例差異懸殊。身為一個女性，而且是東方的女性，而且是東方一個在國際上有時候不被承認的國家的女性，我該如何發展自己、發展我的研究，好讓我可以突破這樣的數字瓶頸？



圖說：職業健康領域中懸殊的性別比例

左為 director of EU-OHSA，Global Policy Forum 中唯一的女性報告者

而台灣，擁有優秀的人才，也有自己的特色和資源，可是卻不停地被打壓。會議期間，我們又失去了一個一直要錢的朋友，然後政論節目又吵了一輪，我想，在要別人認同自己之前，最先要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認同自己。愛爾蘭這個國家、都柏林這個地方，讓我覺得「認同」是一切運轉的起點，「勇敢」是所有創新的動力，無論是國家還是人民，無論是大到國家意識或僅是勞動意識，我們都需要先認同，然後勇敢突破，找到自己的脈絡，才有辦法走出自己的路。也對自己這樣說。